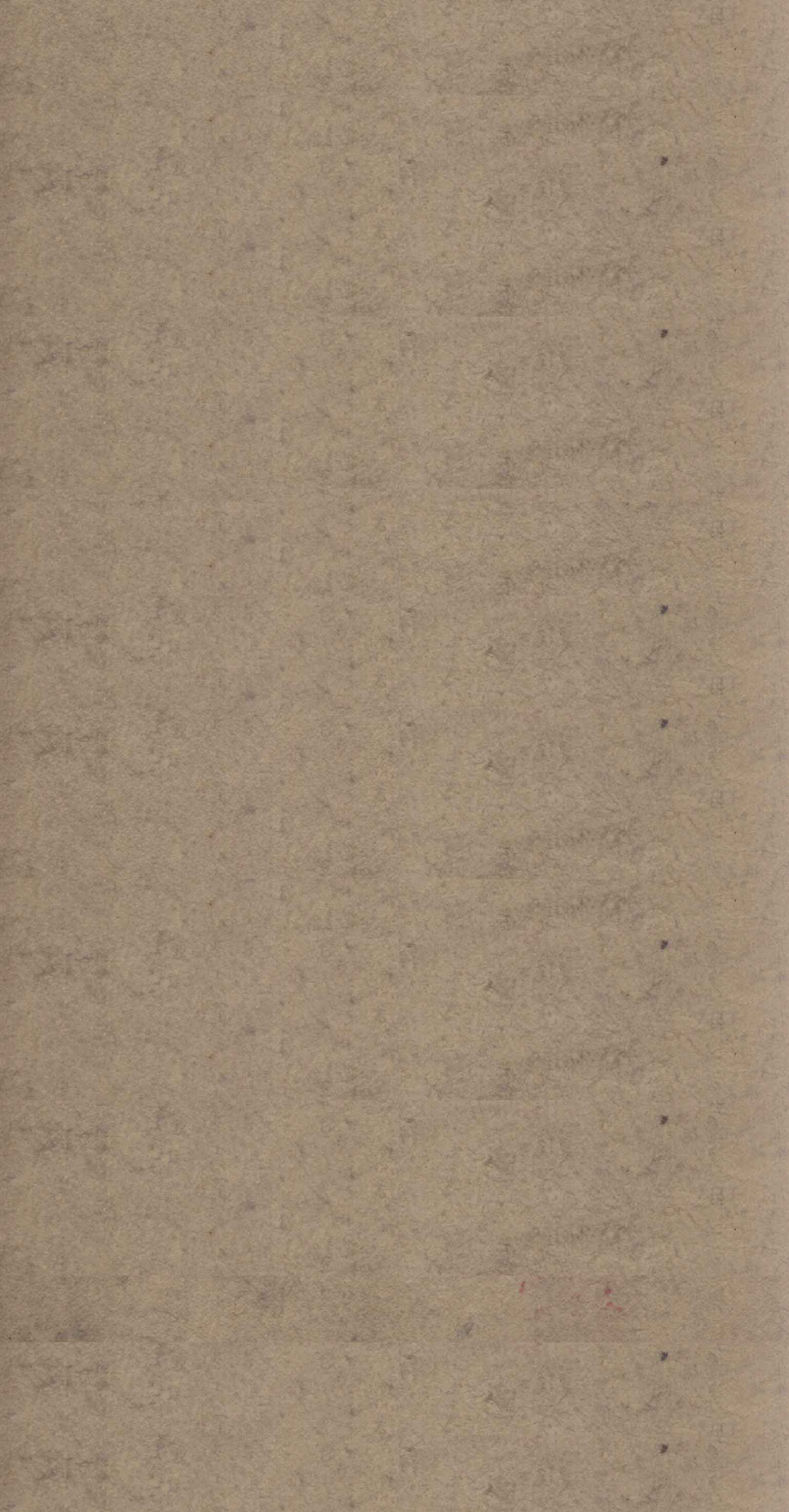




史記讀本卷三

李斯列傳

張廉卿云此傳
影畫幽隱窮極
事情處有細筋
入骨之妙更助
以感慨遂覺神
味無極又云前
斯佐始皇定天
下功罪昭然詞
極斯聽趙高邪
敘以亂秦乃反
謀秦所制欲阿
諛取容卒以亡
其身而亡秦其
原皆起于貪權
戀勢失其本故
于感慨中時時
見意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郡索隱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
犬數驚恐之。斯人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
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
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
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
驚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
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
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
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
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去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

秦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駭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閉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一切猶一例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本作求依索隱改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

張云忽入此段
奇麗從天外昌
黎盛山十二詩
送廖道士序
憑空造出奇崛
其妙正與此同
必秦國所生以
下張云蓄極而
洩文氣純厚自
倍又云純以逆
勢取勝

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
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
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
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
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
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
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
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
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
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
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

張云前幅叙斯
計謀事功最覈
練雄駿

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
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
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
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
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云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說文齎持遺也夫物
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
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
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
夷郡縣。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

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細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

張云此乃通體
轉振處亦全篇
精神脈絡貫輸
處

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畱所賜扶

斷而敢行二句
張云見斯能
高之邪謀不
制反為高所
時乎四句張
造語絕不工
語已足不必
贅一語

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謫。索隱譏亦淺義古人語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某案此謂衛輒拒父也殺當讀為樂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閔不及謀。羸糧躍馬。惟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

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

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以王校刪字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

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

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旣死於杜。索隱。旣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

慘刺至矣敘事須識此意

張云宜細玩其若斷若續若起若伏之妙

又云兵至鴻門一語忽截住最奇妙不測

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
葬驪山之足惟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
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
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
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
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
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索隱
名即今之櫟木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動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
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釶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
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
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
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

張云一面扶摘
李斯隱微爲斯
罪狀一面敘事
變化無方

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毛本肆作賜唐端甫云方言賜盡也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

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

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

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毛本無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

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索隱格強扞也。虜奴隸也。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

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

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索隱爾雅鑠美也。搏猶攫也。取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

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溢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

盜跖不搏百溢。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

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

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

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毛本閒作開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惟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

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